





卷六
夕夕
卷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漢河東高誘注

脩務訓 脩勉務越聖人趨時冠綬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

務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乃可謂為得道之法也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蠃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

淮南鴻烈解 卷第十九



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
 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
 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
 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
 東方之國陰氣所聚
 故曰幽都今鴈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
 裔不親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
 放讜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讜堯佞
 臣也南極之山三
 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
 緡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
 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子
 三苗國民於三危也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
 山羽山東
 極之山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
 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
 在彭蠡澤

時不服故往征之舜死蒼梧葬於九嶷禹沐浴靈
 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禹沐浴靈
 淫雨櫛節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
 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梳櫛也
 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鱗魚遊
 其中上得山過者便
 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
 禹開闕山體今伊水得北過入雒水故言闕也脩
 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乘木平治水土定千八
 百國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
 四載山行用蓐木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
 繩隨循也乘石刊識之四海之內凡
 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為也湯夙興夜寐
 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
 事能得其精故曰
 富也野民曰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
 養孤孀幼無父曰孤
 孀寡婦也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

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

巢譙責也讓夏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為之也此五聖者天下之

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墮也奉一

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

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

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

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

以身解於陽昞之河為治水解禱以為湯旱以

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聖人憂民如此

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帝

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

身也逸安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

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

齊之齊等也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

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間

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

及也立置以為遠國君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

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饑

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

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轉鬻

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突不竈不至於黑坐

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及波於行道也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

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

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以河為廣言必踰渡之事治也蓋聞

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黹黑禹胼胝由此觀

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

庶人四服股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

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

東流人必事而通之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

穀得遂長也遂成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繇禹之功

此其本也

古聖人之有為者亦得此道非真一無所為者首之所云也

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

得入公道嗜欲不得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

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也政事而

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其名不名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

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

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有為

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

粟夏漬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

為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言無為聖人之從事也殊體

而合于理殊異也體行也理道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

有為與無為

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何以明之昔者楚
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趨而十
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
楚王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卑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
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剡銳
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
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
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
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墨子曰今公輸設攻臣

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
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
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
閭而軼之問里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軼伏軼也其僕曰君何爲軼文
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軼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
君軼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
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
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
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
已易寡人不爲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也吾曰悠悠軼

喻明上意

于影影形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於存國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甔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楯安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譌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

世俗不知學故不知古之聖不知今之賢故以後通論今之當務又不可貴古而賤今

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夷八類夫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入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今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制禁也齧齧也咋咋也足以嗜雜肌碎骨蹶蹠足以破廬

淮南子卷之八

備齊詩十卷

六

陷匈昨齧也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圍養馬官擾順也

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壑弗敢辭故其

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孽

虫蝨也蟲喻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

乎且失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

積思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

也沉醕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

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誇

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

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嗍權腭葵哆夸嗍摩

委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

籛瞿蔕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

妣靡佳也也籛蔕偃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嫫母妣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

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

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

邪辟者而先主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

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

穀不食以一躋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日良馬不

待冊綴而行駑馬雖兩綴之不能進為此不用冊

綴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冊也夫怯

駑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

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
捲一擣則摺浙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為武摺折也為此棄于
將鏖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為言者齊於衆而同
於俗今不稱九夫之頂則言黃泉之底頂極高底極卑也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
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
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
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太氏為
本歲星在寅日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本鎮氏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太氏為本也
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駮駮念庚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駮

至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談談輕利急亦以多言為言操善趨者謂之談音抄
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同

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天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

而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除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一言而萬民濟仁言也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舉十六相作事成法齊無倦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舉十六相作事成法

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云通天下下滯下滯之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

所歸百姓所親臯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

信日至于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禹母脩已感信石而生禹抗

胸而契生於卵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史皇產

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弄左臂脩而善

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

聖之天奉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欲棄學而循

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屨水也屨履也夫純鈞魚腸劍

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鈞利劍名

辟若魚腸者良魚腸文埋屈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

舟龍舟也陸剗團犀申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

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

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

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

所不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

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

刑法亂理之文脩飾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

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稚質少樞闔樞闔纂組雜奇彩抑

黑質揚赤文樞叩核纂織組邪文如今禹湯之智

不能逮言不能及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

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

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攖肆歧行蟻動之蟲喜

而合怒而鬪攖博也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

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疆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真受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也故力竭功沮竭蓋也沮敗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其思也街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弋繳街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螳知為螳獲歡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先仇仇猶荷荷猶椳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也景以蔽日蔽日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僻遠陋也長於窮櫛櫛猶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

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

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

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也胡曹為衣易曰

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傳曰奚仲

封於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

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

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能萬物

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

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

佳二月鳥羽詳 各務別一也

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也由此

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

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微攫有援標標拂手

若菴菴蒙不矢一弦參彈撫弦復微上下手也攫

疾疾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撥之捷猶不

能屈伸其指攫撥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

故弓待檄檄敬而後能調劍待砥檄矯也而後能利

也砥右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磕諸之功木

直中繩操以為輪其曲中規隱括之力唐碧堅忍

之類猶可刻鏤操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鐵之物又况心

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

猶轉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

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

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

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

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

日以自娛蘇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籌策得

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

事之情窮蓋也立是廢非明是善也示後人非惡也死有

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

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也不暇日不學也
 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沃地之民多
 不才者饒也也饒逸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
 好學自入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
 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
 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
 趣明師勵節九高以絕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昔
 者南策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已身淬翠霜露秋
 躑躅决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淬浴軟猶箸也躑躅履
 跋涉故觸犯荆棘百舍重躑躅進不敢休息百里一
南姓策疇字魯人

抵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曉明猶
也鈍聞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大夫七日不食則饗故以
七日為極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
達通也畧猶數也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
見稱譽世傳相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
語至今不止闔閭與楚昭昭莫嘗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
王戰於柏舉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
 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决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
 死言入吳不旋踵因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
 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日十步日卒不如約身卑辭求救

於諸侯

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

相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於是乃羸糧跣走

跋涉谷行羸裹也一日囊跣上峭山赴深谿游川

水峭山高而山深谿大壑遊渡也犯津關獵蒙籠歷沙石蹠達膝

曾繭重抵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捲葛藁所蒙籠言入所由歷僵蹠足達鶴跖致而

不食書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黑鶴時時立貌言不動

不食黧黑其面色也欲速請秦救也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封

豨脩蛇吞食上國害始於楚封脩皆大也豨蛇喻貪也吞食盡無餘上

國中國害也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也

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啓處使下臣

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

車鐵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凡此曰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踰塞而

東塞由谷一曰武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

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脊之谿公脊之溪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

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

愁勞苦膚知痛疾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

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怖肝不避煩難不

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之將進如激矢合如

雷電解如風雨負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

擊不可除乎

學貴通達得其略而不得其微鮮不以古今為是非矣

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強功也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也非奇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眩也名虛實之名審於形者不可邀以狀邀敗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

為三聖所作乃能入其說於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也觀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絕弦破其琴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談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於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三十三篇為道家之言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闇丈人談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間里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說事

老人敲其頭自救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

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

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

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革

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在以甘為苦非味之過

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

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邯鄲師有出新曲

者託之李奇師樂師出猶作也諸人皆爭學之後

知其非也而皆棄其出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

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

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

貴是而同今古符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

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

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贏

文齧缺卷鉏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

楚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無絕

枉橈闕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撥

刺

刺

刺

學而不知道者何以異此

不正也任梳曲弱也開解壞漏也越音聲散也龍
 乏為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
 作廟也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刺兕甲
 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
 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

山桐之琴澗梓之腹 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

也伐山桐以為琴澗之梓以為腹言其鳴通人
 音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

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鈎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
 陽

莫邪美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驂騮綠耳鼓

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勝號鐘濫勝音
 不和號

鐘高聲非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

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辯別清濁
 也

之於耳聽清商也濁商也眾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

若遺腹子之止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不自不
 識及

之類心不哀也故夫變音子之相似者唯其毋能知之獨知

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

聖人能論之微妙論敘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

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

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

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
 今傳代之事以為知者

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

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
 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據書明指以

真意要如此
 豈以古帝王
 之道不可行
 耶

無有_謂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

王之幸姬善謂攻舞因名繞身若環車輪曾撓摩鄭者鄭袖楚懷

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法便

媚擬神擬象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髮若

結旌屈而復騁馳若驚馳騁言其疾也木熙者舉梧檟據

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桐檟梓皆木蟻自縱好茂

葉言舞者若蟻不復踐龍夭矯燕枝拘言續蘊若

拘言其花樹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龍

從鳥集搏援攫肆蕤蒙踴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

其乃蕤蒙踴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觀者

躍明其疾也

微妙危險皆為之損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

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

倡衣修擢舞為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其人

生自柔弱屈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其非能

句委縱也而木熙者非眇勁自有絕眇之強力

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淹久也浸漬漸於教人使

然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砥礪砥礪

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藜藿之生

蝟蝟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櫃棟榱桷豫章之生

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知覺夫事有易成

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

後至美善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

之謂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漢河東高誘注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擬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積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

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燧未轉縣燧邊侯見虜舉燧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暄繼未集而魚已噉矣魚潛居知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二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佞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佞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

聖人能神而化之有本在焉即后之仁

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浸有以相蕩也精稜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其濡摩而

智巧即后之漆術

聖人神化與天同

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曾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眾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

又說天地之變化

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先而請雨允說也十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太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

淮南子卷之

卷之三

三

誠則能化

其廣大山居水棲巢枝穴藏冰潛陸行各得其所
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
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
虱蟣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
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
卵自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
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
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膠
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
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

此正聖王之
神化

位也豈節拊夫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
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
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
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
推其誠心施于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
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金甌踰梁山而國乎岐
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
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
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

惟其誠也

淮南鴻烈解

卷之二十一

四

又見聖人之
神化因其自
然

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
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戴負
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
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
也其所以能行者精神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
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據道
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
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
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
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也禹鑿龍門關伊闕決

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苗糞
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
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
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斷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
勢不可斷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窳木
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
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
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
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箎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

正見因民之化

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明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車馬也出曰治入曰振旅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養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

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懸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也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墁高下之宜立事

五帝三王之治如此少能通變故聖人成任而不使其衰

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孝平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

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一女娥皇一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太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雷雨不惑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昭華玉名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酒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

淮南子卷之二十一

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生肉為鮮簡士卒韋肉為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

亦聖人之順其自然者

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一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

易之失鬼易以氣定樂之失淫樂變至於詩之失

愚詩人怒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禮之失伎禮尊

卑尊不下春秋之失訾春秋聚絕不避王人六者

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

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

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

所適物各有宜輪負輿方輳從衡橫勢施便也駢

欲馳服欲步駢服車帶不厭新人不厭故處地

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垂

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而春秋大

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

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

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

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吸陰

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蹠虛輕

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

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

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法殘除賊可謂

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

九

聖人以拘于
一取其適洽
而已故能神
化

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門而不可令持軍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

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矣簡絲數米煩而不察世言事當因大則煩而如簡閱絲數米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

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
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
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
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微於
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
也蓼莪成行靡旣有是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
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負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
成文可以偷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
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
屠割烹殺剥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

中者爲簠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
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
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
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風
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膳錄不收於前鐘鼓不解
於懸而四夷服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政始御史
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
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
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

正見治法
而不任法
法者有爲而
不任化

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
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逆天
必有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
大禍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苗
氣之感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
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
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言仁而不
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
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

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
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
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
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
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
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
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
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汗生以
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
所决而高之茨積土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

淮南子卷之... 卷之... 卷之...

淮南子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也雖有腐體自流漸弗能汙也腐體骨也其性非
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
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
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
而調藥貴其摩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
息脉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
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
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
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
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

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
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
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
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
公欲伐虞官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官之奇諫而不聽
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
馬而去故守不待渠漸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
賢之與失賢也故滅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
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

淮南子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日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闕其無人無人者門無
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
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
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
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
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
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
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
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
肌膚鎡_三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

任法不如任
入論至此極
矣

也越人以箠刺皮爲龍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
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
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
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
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
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
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
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
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
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

淮南子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
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
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
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
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
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
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
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
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
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

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
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
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
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
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
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
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
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洽調和五味負鼎俎而
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於是負鼎俎調五味進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
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

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
 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
 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家耻辱而不死將欲
 以憂夷狄之患乎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
 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
 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
 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
 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
 樹米晉文公樹米曾子架羊架連架所猶之為知
 也而欲生之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

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
 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
 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
 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
 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
 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蹄即馳不歸善者
 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
 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
 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轉穆萬民使其
 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

千木李克皆魏文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
侯臣故皆歸於善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
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眾弱或輔富強此
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
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
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
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
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並
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
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

勢其罪不除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喉愚者
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
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
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
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
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
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
入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
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

此又歸在卷
身上來即前
卷神卷形與
治天下並論
之意

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
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
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
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
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
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自悅五色口嚼滋味
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
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
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
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

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
水土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
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
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
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
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
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桀毀鼓偃
五兵縱牛馬擗芻而朝天下百姓謂謳而樂之諸
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
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為九龍之鍾以懸鍾也鞭荆平王之

此又歸在卷
身上來即前
卷神卷形與
治天下並論
之意

此縱已之欲而不能得民者不知養民者也

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讐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室木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董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徐以也外內搔動百姓罷弊并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奔疾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羶飲水莽草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

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豐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凡伯周大夫使於魯而戎伐之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冀織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寘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覓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雪則快然而嘆之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昭昭乎見昭昭猶尚肆然

又以養身論
學能知道故
能為人

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
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
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
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
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
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
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
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
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
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

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
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及其所以監
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
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
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
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
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
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
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
則快射金目深自所以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

皇遠近射準也

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縲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文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

自知也然
正能達乎治
本后之所言
可也

與學也猶涸轆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下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夏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稊矣

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城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

應前所論一歸之于仁義

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網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生之憤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從張儀說為衡皆擄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太子北逐走也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

桂南治及節 卷之方論 三十一

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

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山木之嘔謂曲聞

者莫不頽涕荆軻西刺秦王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遷軻

刺高漸離宋意為擊筑竹而謂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

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下聞者莫不頓自裂眦子

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

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

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練絲

頭兩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

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

商鞅韓申之說豈所謂治哉以其非行義也

極論法制之不知仁義教聖人不務而務此

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

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

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秦

也張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

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懸法立儀必原其本

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

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

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

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蘄蘄巖

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

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酒之行也師延為
平公鼓朝謂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
延所為紂作朝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
謂北鄙之音也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
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
太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辭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
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
實質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
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
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
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

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
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
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太政不險故民易
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情
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
坐也吳起為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解矣滅爵者貶
爵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
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
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
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

蘇歎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俠以箇骨齒牙為禍也見其四世

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

也軍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

莒小白齊桓公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

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

始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

趙襄子再勝謂畏禍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

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肯信諸侯朝之也智伯兼

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

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投拂不見處也蠲原蠶一歲再

收蠲再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

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不稻相似耨之為其少實不

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

跌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

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紵纒而親迎

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

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擾也然而傷和睦

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不鑿一孔而生百隙樹

一物而生萬業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

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畏者惑

三義可不務

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靡者為其來矜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者故行暴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暴謂大傳也或予爵而取勝子對家奇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

天以在義用人並結本言

乏何憂謹堯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入之材智伯美鬻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死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入之力能引強走先巧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

卷之三

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漢河東高誘注

此淮南自叙也而文多牽合較班馬自叙不類遠甚矣

要畧

此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畧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太宗純樸大素也太宗事本也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

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
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
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秦族也原道
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
北極之氣合為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託
小以苞天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
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
覺也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
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
藏等滑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

方覽耦百變也耦通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
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圻羸繞匝也呼有無之精呼靡煩也
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
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
說符玄妙之中通廻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初天
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
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
應法五神之常使入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
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
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

淮南子卷之六

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迥同周備不可動
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
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刑十一節十一月為以
為法式終而復始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
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
皆謂之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
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
物引類覽取撝撮撝取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
類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

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
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
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
九竅取象於天之作也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
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
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
精神撫靜其竟竟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
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
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
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

淮南子卷之六 五卷之六 三

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積分帝王之操列小
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
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
名責實提挈也考之參伍所以使入主秉數持要不
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
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
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
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
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
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

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譬畫人事之
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撥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
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
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箴縷菜縷縹縹之間縹縹
擲先擲恰呪哇嚙隅之郊也擲擲也擲也擲也接
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和病之反所
以使入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矚
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
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
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

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不敢為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窺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捍搏困搏圍也困羸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非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未也壇場也分別百事

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

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
 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
 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
 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
 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
 四時正流方緩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
 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
 景星見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
 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
 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

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
 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
 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
 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
 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
 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入之神
 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
 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
 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
 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

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諭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

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擲擲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搏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

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眾故博為之說以通其
 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泚汰滌蕩至意
 潤也泚汰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
 腐齒慈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
 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
 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八方十外天地押山川
 去也押屏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近萬物之形亦優
 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姚不耗曼兮泚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
 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戮殺無止康

梁沉酒官中成市

康梁耽樂也沉酒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

作為炮

烙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

世纍善

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

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

方不過百里天下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

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

焉

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

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

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

薄少也賦兵也

躬操甲冑

操貫著也

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

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

各以其賄來旨遠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

王於兩楹之間殯犬歛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擗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

悅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殳雷田垂以為民先別河而道九岐別洩去也九岐河水入海也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海則為九辟五湖使水辟入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擯音臂排去也濡不給給音音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代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線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彰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

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
 亡歸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族聚也
 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鐘聲似雷震也一朝用三
 千鐘鐘千斛也贍賜也一朝賜費三萬斛也梁丘據子家噲導
 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
 六國諸侯豁異各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
 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
 力在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
 遠接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
 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墩墩敲也民險而介

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
 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
 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
 俗貪狼狼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
 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
 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
 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
 謂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
 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儲與猶
 扈治廣玄眇之中精搖楚人謂精進為精棄
 大也濞靡小皆覽之

其矜挈楚人謂澤濁為矜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窳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窳也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大尾

寬文甲辰孟陬之月 洛下 逋客 石齋鷄子直 訓點

書林

額田勝兵衛 求板 同姓正三郎

Red seal and handwritten notes at the bottom of the left page.

